

## ● 赞成

## 对历史和文化的敬重

宋徽宗宣和三年(1121年)改歙州为徽州。现在的安徽,是取安庆之“安”、徽州之“徽”作为省名,可见徽州的历史地位之高和文化意义之重大。因为发展旅游,在1983年和1987年的两次行政区划变动中,徽州改名黄山。有人说,这在当时有一定合理性,也符合当年实际需要;也有人说,这给徽州百姓和给热爱徽州文化的人们留下了难以平复的伤痛和遗憾。

1998年4月17日,《人民日报》刊发李辉的《可惜从此无徽州》,呼吁将黄山市恢复旧名徽州市,然而18年过去,黄山市我自岿然不动,徽州市依然不知其踪。今年4月,李辉再次在《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地名是我们回家的路》,呼吁复名徽州……李辉一再呼吁复名徽州,看似有点文人的固执和迂腐,实质是对历史和文化的敬重。

徽州距离现在有近千年历史,而黄山仅有30年历史。中国是一个尊重历史、敬畏历史的国家,中华民族是一个尊重历史、敬畏历史的民族。历史不应该被忘记,更不应该消失。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让历史消失就会陷入虚无主义怪圈。

文化是旅游之魂,没有文化,旅游只会成为空壳。现在的风景名胜区尤其是4A、5A级景区,旅游早已不是单一的存在,文旅融合才是大众旅游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朝闻道,夕死可矣。徽州改名黄山,达到了预期效果;现在不适应时代发展了,应该复名徽州。李辉说的好,安徽取名来自安庆和徽州,没有徽州,哪来安徽?复名徽州,安徽才有根基和底气,黄山风景区旅游才有强大的生命力。

毛开云

## ● 建议

## 让黄山民众做主

徽州改名黄山不过短短三十年时间,而“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已有千年。现在的黄山市连同解放后划归江西的婺源,共同构成了徽州的灿烂前世。作为中国灿烂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这里有中国八大菜系的徽菜、有京剧的前身徽剧、有称雄中国商界五百多年的徽商,有粉墙黛瓦的徽派建筑,有精美绝伦的徽州三雕,有显赫一时的各个地域文化流派以及一大批的历史文化名人。

如果搁在今天,有人为了发展旅游,提议将徽州改名黄山,我相信提议者肯定会被唾沫淹死。但在三十年前,可能只需要几个人开个会,改名事宜就八字有了一撇。问题在于,改都已经改了,现在再复名,是需要不菲成本的,该不该“折腾”?

不光是安徽丢了“徽州”,江苏也丢了“江宁”,福建不见“建州”,甘肃更是“甘州”、“肃州”都没了。各个地名的历史沿革不同,并不见得复名就是好的。之前不乏一些复名的例子,比如襄樊复名襄阳,荆沙复名荆州。如果这些都可以,黄山复名徽州,理当也没问题,而且越早复名可能代价越小。

所以,黄山应否复名徽州,其实无所谓可否,关键要看黄山人或者说徽州人自己的态度。因为,说到底复名的成本是要由他们来承担的。

舒圣祥

## 事件回放

据报道,为黄山复名徽州疾呼18年的著名作家李辉,在合肥举行“为何呼吁恢复徽州地名——文化传承与今天的我们”主题讲座。李辉表示,相比千年徽州,30年的黄山不过一瞬,主政者要有勇气将徽州重新恢复,才是对历史、对文化的真正珍爱与敬重。年逾七旬的黄山首任市长崔之康现场讲述了黄山市成立缘由,并响应李辉:“考虑到文化的正本清源,现在是改回来的时候了。”活动现场,从年轻的90后、00后到白发苍苍的老者,从普通市民到文化工作者,听众们将书店不大的房间挤得满满当当。

改来又改去  
徽州当复名?

## ● 三言两语

还是古时候的地名更有韵味。

——张其

与复名徽州比起来,在实施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中,福建是否复名“刺桐港”不是更值得关注吗?

——华建设

我认为有古老文化意义的名称都应该回归重现。让国人听到任何一种城市出现的古老文化意义的名称就能想到它的历史!不至于现在的90后和00后都不怎么晓得自己国家的历史。

——梁佳佳

改来改去有什么意义?老百姓的身份证户口簿车票房票都需要改名,成本谁来负责?

——穆正齐

我大邯郸不用改名,你们算算多少年了一直叫邯郸。

——木远

完全可以做到两全其

美。其一,将本来就不属于古徽州的现有黄山区建成大黄山特区,继续发挥黄山的品牌价值。其二,将现有除黄山区之外的地级黄山市区域更名为徽州,同时将绩溪、婺源重新划归徽州,恢复古徽州“一府六县”的全貌全面,保护好徽文化。

——俞年

叫黄山,英明。改成徽州,还是英明。

——祝煌

恢复旧名是一种传承,但过去毕竟是过去了,人有时得面向未来,不是吗?就让那过去变成美好的回忆吧。

——梁紫

当地人只想好好生活,改一个名你们是没什么,可我们要换很多东西,真的很麻烦。本来就是不同的区域,徽式建筑大多在黟县,黄山在黄山区,怎么混在一起!

——安诗

## ● 反对

## 玩不起这番折腾

改名必然要付出巨大成本,比如身份证、公章、牌匾等的改制,需耗费的大量财力、人力,更名后造成的混乱以及各种麻烦,必将在很长时期里难以化解,无论于当地,还是外地,都将为之付出不菲的代价。而“复名徽州”,不仅为此付出双倍的财力成本,而且,因为是改来又改去,更将让混乱延续的时间更长。

去年民政部有关负责人在全国地名文化建设研讨会上就表示,要抓好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慎重更名,地名要“记得住乡愁”。参会专家指出,重视地名文化就是重视国家与民族历史,“任性改名”改丢的不仅是“乡愁”,更是整个民族的记忆。

这显然是针对近年来的改名成风,比如“兰陵”“苍山”反复换、“襄阳”“襄樊”来回改,改成的已不胜枚举,更有为数不少的在酝酿之中:河北石家庄市想改成正定市或西柏坡市,河南新郑市想改为轩辕市,湖南新晃与贵州水城都想改为夜郎市,另外有人建议湖南耒阳市改名蔡伦市,西安市改名长安市等。

这些改名说白了就是为了出名,而名气于今意味着财富。比如湖南大庸以前鲜为人知,1994年更名张家界市后,建机场、通火车,知名度飙升,2009年跃入全国一线旅游城市行列。这似乎是改名最为成功的先例。但其实也未必全是因为改名。如果没有相应的发展举措,依然交通闭塞,名气再大,也引不来人。

名字只是一个符号,其中的内涵要靠一代代的人不断去创造去充实。现在改名成了挡不住的诱惑,从中折射出的,其实是一种文化无知和政绩饥渴。于是,在急功近利的政绩观驱使之下,把改名当作提高知名度的捷径。但“复名徽州”表明,不仅此路不通,而且如此的折腾,我们也玩不起。

钱凤伟

## ● 批评

## 改地名岂能像翻烧饼

改个名字这么容易吗?大到政府机关、企业、路名,小到户口簿、身份证等,凡是黄山市的每个人都要改,那要白花多少钱啊!

近几十年,我国有数个风景名胜区所在地进行过更名,即将当地地名改为以风景名胜区命名。早在1989年,福建崇安县经国务院批准撤县建市,设立武夷山市。最新的一个事例是江西庐山景区为名设立庐山市。部分风景名胜区所在地改为以景区命名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展当地的旅游经济。事实上,包括黄山市在内部分风景名胜区所在地改为以景区命名之后,当地知名度获得了较大的提高,对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当然,一些风景名胜区所在地原来的地名往往文化底蕴厚重,改为以景区命名地方名称之后,确实不如原地名更有利于文化传承。但是问题在于,如果重新恢复原有地名,又会不如以景区命名地名有利于促进当地旅游经济发展。正所谓甘蔗没有两头甜,在风景名胜区地名命名上,也不会有两全其美的选择。

就像某些一任官员一任规划造成巨大浪费一样,一个地方的名称反复更改,同样会造成巨大浪费。正因为如此,有关人士应当慎言地名更改,或复名。对地名更改,应当抱持慎之又慎的态度,以避免造成原本可以避免的巨大浪费,将有限的资金用到改善民生福祉等刀刃上,促进民生福祉水平获得更大的提升。

魏文彪